



黑 裙

阮 朗 著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黑 裙

阮 朗 著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目錄

黑裙

.....三

未來博士行狀

.....一九

黑

裙

來了個「迷你小姐」
你腿上有朵花
兔子似的竄上樓
他「遇貴人」嗎？
收音機拋落海
飛機空投什麼
他中了「美人計」
是主角又是配角
「前途幾個錢一斤」

來了個「迷你小姐」

洗衣店伙計曾祥洗乾淨雙手灰塵，又開始了編寫號碼的工作，根據店裏的「傳統」，必須用毛筆寫在土紙上。「這樣就不會褪色。」老闆時常傳授他的那套經驗，「有些人成年不來取衫，號碼如果模糊，紙張如果破損，別說找起來不容易，找到了也等於沒找到；號碼看不清，紙頭又破了！」

曾祥立在櫃臺裏寫，執毛筆用的是執鋼筆的姿勢，求其快速，「6336，蓬蓬蓬蓬蓬，6337，蓬蓬蓬蓬蓬，6338，蓬蓬……」他一面寫，一面——用老伙計老黃的話來說，那是「奏樂」。嘴巴裏發出輕快的鼓聲，爲了祝賀他昨天星期天晚上第六場外圍狗贏了三十三元五角。他沒有去過澳門狗場，也沒進過香港的馬場，縱然他時常爲了送衣服經過。更加不清楚爲什麼一年來賭狗已經斷斷續續輸了一百五十多，一次也沒贏過，眼看絕望了，這

次竟然賺了三十多……

「6339，蓬蓬蓬蓬蓬，6340，蓬蓬蓬蓬蓬……」曾祥越寫越快速，越「奏」越輕鬆。

他今年二十二歲了，用他對「狗王」阿朋的話來說：「我最高的教育讀過初中，最遠的地方到過澳門，最大的希望中個頭獎，最……」他心裏歎息，自己真正渴望的是能和阿菊結婚，可是阿菊肯定不會嫁給他，他太窮了，她無論如何是個煙檔攤位的「女少東」，每天經手的銀紙就超過了一百「文」！

因此，昨夜的三十幾元，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，「一次贏卅幾，十次就三百幾，一百次就三千幾了，那還得了！」於是渾身更加輕鬆起來，「蓬蓬蓬蓬蓬6341，蓬蓬蓬蓬蓬6342……」

「嘻！」一個突如其來的笑聲。

他一怔，扭頭望，怔住了。

是一個「迷你小姐」。

從收音機裏得到的「豐富常識」之中，「狗經」是他全神貫注的節目，此外，一切有

關「迷你」的「介紹」，對他的吸引力也很大，驀地出現在面前的那個年輕的女顧客，用會祥自己的語言來說，那是她有一頭「迷你髮」，有一雙「迷你假睫毛」，下面就是「迷你眼蓋膏」，然後是「迷你裙」；雖然隔着一個櫃臺，會祥斷定她穿的是「迷你裙」。——對，他就乾脆往櫃外向下一瞧，樂了，可不？這位年輕漂亮的女顧客不但著的是「迷你裙」，還穿了一雙黑格子長統「迷你襪」！右手拎了一個塑膠袋。

「你看什麼？笑什麼？」她像和一個熟朋友說話。

「以爲掉了一張單子。」會祥垂着頭答覆她，渾身發熱，滿臉緋紅。

「洗衣服。」她把塑膠袋往櫃面一擱。

會祥想：「我不能讓她笑我。」於是振作了一下，熟練地把厚厚的洗衣收據簿往面前一挪，把原子筆往耳朵上一夾，左手掀開塑膠袋，右手抽出一條花花綠綠的裙子來，習慣地雙手把它展開，臨空一抖，然後乘勢落向櫃臺，前面一翻，後面一翻，看看裏面，看看裙邊。「沒有窟窿。」這是他自己「說」給自己聽的。於是手一抓，隨隨便便往後一拋，取下原子筆寫單子。

「嘻！」笑聲又突如其來了。

他又怔了一下，見她一手抵着嘴，一手按着肚子，在使勁忍住大笑。他以爲臉上有墨，就扭過頭去，對着用小塊鏡子綴成的大衣櫥細瞧。這下子她可忍不住了，乾脆坐到櫃臺外面的椅上，捧着肚子笑。

「喂，喂，你笑什麼？」

「我，」她透了口氣道：「我一進來，瞧見你在『蓬蓬蓬蓬蓬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』。」她又笑，直到掏出手絹抹眼淚，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道：「就是爲了這個，」手一伸：「給我單子，我要走了。」又說：「大後天我要穿，有個『新潮舞會』。」又笑了一陣：「我後天來拿。」

「好好，」會祥感到狼狽，不想多見她一眼了，問：「貴姓？」

「洗衣服要留下姓名？」

「這，這是規矩，」他指指單子上第一行需要填寫的地方：「寫下了！就不會弄錯。」
「我叫凱塞琳！」

「……」曾祥一怔：「有姓凱的？」

「我的英文名字，」年輕的女顧客又抿嘴一笑，「我姓張，中文名字叫——我不告訴你！」還沒說完，就從曾祥手裏把剛剛撕下的取衣單子一把拿走，笑着走了。

曾祥立在櫃臺裏面，後悔沒有追出去，因為發覺單上沒有寫價格，而更重要的是：還有只有他自己明白的原因，多看她幾眼。

有人在他背上擊了一拳，他突地蹦了起來，又給老黃按住雙肩坐了下去：

「你這個人哪！」老黃說：「窮心未退，色心又起，店裏多來幾個漂亮的女人，你就會失魂落魄變成瘋癲！」

「黃伯，別開玩笑。」

「真的，阿祥，唉！說真的，你也該成親了，可憐你爸爸吸毒入了迷，年紀輕輕就一命歸陰，你媽媽在隔壁茶樓廚房做下手，尿一把屎一把拉扯你長大，今天還是要做夠十二小時工作，也夠她辛苦的了。阿祥啦，你可千萬別鬼鬼馬馬，像剛才那個女的，你可千萬別喝她的迷湯，那是有毒的呵！」又說：「這個人一定是個壞女人！」

「黃伯，你說到哪裏去啦！」阿祥點了枝香煙，訕訕地說：「我有分數。」

「那就好，」老黃也噴了口煙，歎道：「我和我的爸爸，比親兄弟還親，可是當他吸上了毒，我苦勸，他不聽之後，我們就很少來往了。我看你長大，看你媽媽咬牙守寡，我感到有責任招呼你們母子倆，否則你爸爸活着時對不起我，他死後變成我對不起他了！」

「黃伯，別提了。」

「提提的好。」老黃長歎道：「爲的是要你好，因此，我的話如果分量重一點，你別見怪。譬如說，爲什麼你不讀夜學——」

「我在讀。」

「唉，阿祥，你別瞞我了，三天打魚，兩天曬網，你的心開始野起來，你又學會了吸煙！」

「只有五毫錢一包！」

「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，」老黃一手按在他的肩膀上，說：「是習慣好不好的問題，我們這一輩子，吸吸煙，馬馬虎虎吧，可是你這樣年輕，居然也——」

「黃伯！」

「而且，你的頭髮，也越吹越高了！」

「黃伯！」

「不要辯，」老黃道：「我的心你明白，好吧，你吃飯去吧，我來看店面。」

曾祥噙住兩泡眼淚，點點頭，到後面廚房問七姑要了一碟飯，在濃烈的漂白粉氣味中一口一口吞咽着，感到真的對不起媽媽。

「上夜學反而結識了外圍狗馬的帶家，」他內疚地想：「書，讀不進了；錢，可是輸了不少，還和『狗王』逛小舞苑，學會了抽煙……」

阿祥打了幾個寒顫，心想：「這樣下去，真是不得了咯！」但是「狗王」的聲音又在耳邊響起：

「唉！讀書有什麼用？我帶你到灣仔水兵碼頭去看看，就有留學生做帶街的！識幾個字就夠用的了。急什麼？這個世界，只要有錢就行！有錢天下去得，無錢寸步難行！你跟我走沒有錯，我吃的鹽，多過你吃的飯，怕什麼，……哦，老黃，你的『老黃伯』，哈，

這個人沒有用，混一輩子，老老實實，只能乞食，別理他，瞞着他，你跟我闖江湖，走天下。你放心啦，過一個時候，我再給你另找工作，別當洗衣店的小伙記了，入息少，時間長，又沒什麼指望，……」

「指望，」阿祥怔怔地咽下一口飯，心想：「爲了三餐飯，爲了媽媽，是該想辦法，多找些錢才好……」

「狗王」的聲音又在耳邊響起：「阿祥，我看你人很聰明，眉精眼企的，這才看中了你。你跟了我，用不了三五年，包你有一層洋樓，私家車又很便宜，你也可以要一輛，再找一個漂亮的女人，哈，把你老母往家裏供養，別再讓她拋頭露面的，那你既是個孝子，又是個『有辦法之人』，哈，有意思哩！」

阿祥的下巴扭動着，咽下了最後一口飯，眼睛忽然落在一大堆等待運走的衣服上：他發現了那條「迷你裙」，但是沒幾分鐘，立刻給小貨車運到「工場」去了。

他自己感到，忽然之間，他的渾身血液在沸騰起來，頭有點眩，除了剛才那個「迷你小姐」的笑聲，他什麼也記不得，什麼也不去想了。

直到老黃忽忽忙忙奔到他面前：

「你啞啦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喊你喊了幾十遍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有人找你。」

「狗王？」

「你只記得狗王！」

「那是誰？」

「那個女的！」

「女的？」阿祥三竄兩竄到了櫃面，見那個「迷你小姐」着急地在問他：

「我的裙子呢？」

「你的裙子？」阿祥驚訝地發現，同樣是她，剛才笑得像門前那棵木棉花樹，現在的

神色可像門前那塊柏油馬路了。

「問你！我的裙呢？」

「你剛才洗的那條？」

「還有第二條？」

「那，」他瞅一眼手錶，「十二點上下，送到筲箕灣去了。」

「誰要你送去的？」

「這樣，」老黃道：「那邊有很多方便，我們天天中午送一次，在那邊洗，在那邊曬，然後拿回這裏來熨。」

「我不洗了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阿祥急道：「已經編了號碼。」

「裙裏有東西！」

「哦，」阿祥可放心了，「那我替你去找。不過你該告訴我，是什麼東西？放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自己去。」

「好好，」老黃對兩人說：「阿祥，一定是重要的東西，你陪她走一趟吧。不過，當場並沒有發現裙裏有東西，因此，如果找不到的話，你也不必抱怨我們。我們規規矩矩做生意，從來不拿人家東西的。」

「快走！」她扭頭就出門口，截住一輛的士，阿祥和她並肩坐了下來，分明自己比她高，却感到自己比她「矮」。

「矮」在什麼地方？他明白：他是個窮伙計，而她是個——大小姐。她瞪住了司機的後腦，文風不動，雙手按在圓溜溜的膝蓋上，猶似一尊雕像！

「阿呀！」阿祥給什麼東西螫了口似的，「對不起。」

她嚇了一跳，頭髮像馬尾似的從他臉上掠過，「什麼事？」

「停車！停車！」

「究竟什麼事？」

「我忘記帶錢，」阿祥逼出了這句話，又說：「我正在吃飯。」

「上帝！」她輕輕地說了句英語，一手按在胸前，淡淡地說：「我有。」頭又扭了回去。

阿祥咽了口唾沫，不敢正面看她，又忍不住想多看幾眼。發現她的「迷你裙」特別短，距離膝蓋足足六、七吋吧？他看到了「迷你襪」上的吊帶，心頭劇烈跳着，不管的士碰到的是紅燈或者綠燈，街上的「都市噪音」，又如何磨折人們的神經，反正他凝視着她的「迷你裙」與「迷你襪」，忽然耳邊響起老闆娘的聲音。老闆娘那一次在櫃面「展覽」着一條短短的「迷你裙」，哭笑不得地對她丈夫和老黃、七姑大聲喊：

「你們瞧，再短下去，這不變成蘇蝦仔的尿布了嗎？」

想到這裏，阿祥笑了。

你腿上有朵花

可能是笑聲太怪，身邊的人扭過頭來，狠狠地瞅了他一眼。